

# 两把铁血兵刃，一段红色传承

## ——藏在刺刀与军刀背后的琼崖抗战记忆

■ 海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陈美如

### 烽火中夺来的兵刃

提起这把刺刀，符文的讲述慷慨激昂。1931年，他15岁的父亲符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成为这支103人队伍中最年轻的司号员。

1941年秋，日军登陆海南已两年有余。时任琼崖纵队特务大队中队长的符明带领七名战友，乔装成“顺民”前往兴隆日军据点。就在靠近一名日军时，对方突然持刺刀捅来。符明赤手抓住刀刀，奋力一夺，竟将刺刀硬生生夺下。随即枪声四起，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毙敌伪军23人，炸毁炮筒1门，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7支。这把夺来的刺刀，从此陪伴符明经历了200多场战斗。

与此同时，在万宁牛漏、兴隆一带，欧明富的父亲欧道礼正和战友们埋伏在杂草丛中。在这场伏击战中，他们成功缴获了这把军刀。1924年出生的欧道礼，1938年就投身抗日洪流，作为琼崖纵队的传令兵兼班长，他总是冲锋在前。在一次兴隆的战斗中，胸部中弹让他落下终身残疾，也为他赢得了三等功勋章。

“这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欧明富的话语中充满敬佩。

### 战利品的藏与守

革命结束后，符明把刺刀和其他战利品带回家，交给同为革命志士的父亲符厚清。符厚清深知这些物件的分量，用浸油的布包裹好军号和刺刀，压在自家大灶底下。家里的房子先后三次被国民党敌军烧毁，这些承载革命记忆的物品，却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欧道礼的军刀则藏在床底板下。父亲从战场带回军刀后，交给家人秘密保管。悉心珍藏数十年；后来欧明富参加工作，也把军刀带在身边，始终放在自己的床榻之侧，日夜枕着这把军刀入睡。

“这一放就是六十八年。”他说道，“见到军刀，就像见到了我的父亲。”欧明富总把军刀拿在手里摩挲，刀身上的纹路被摸得发亮，“我没见过他，这刀就是我们父子间的念想。”

原来，欧明富于1958年6月出生，而他的父亲恰在当月离世，他从未亲眼见过父亲的模样。这把军刀，成了他与父亲之间最紧密的联结，也承载着他跨越时空的思念。欧明富还提到，母亲在父亲去世后没有改嫁，独自抚养兄弟俩长大。

### 从珍藏到捐赠

两把兵刃的“回家”之路，在时光沉淀中迎来了契机。

2023年9月23日，升级改造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馆重新开园。新的管理团队主动联系符文，表达了收藏文物、留存历史的意愿。这份诚意打动了符文，他婉拒了奖金：“文物属于红色历史，理应回归纪念馆。”

2024年9月23日，符文率先捐赠了父亲使用过的军号。时隔一年，在2025年9月3日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上，他又将那把见证200多场战斗的刺刀郑重捐赠。“让更多人记得先烈们的牺牲与坚守。”符文的话语中满含对父辈的敬意。

同样站在捐赠仪式上的欧明富，曾经对捐赠充满犹豫。“这刀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我看着她就像看着他，怎么舍得捐？”他的转变，源于“传承”二字的深刻理解。

今年年初，通过琼崖纵队后代林海云的介绍，欧明富结识了符文。在友人的耐心劝说下，他逐渐明白：将军刀捐赠给纪念馆，不仅能得到更好保护，更能让后代通过实物见证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最终，他同意捐赠，让这把军刀以新的方式延续使命。

这把刺刀见证了先烈的抗战事迹。

### 把红色故事讲下去

如今，符文和欧明富仍在做着同样的事——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纪念馆重新开园后，符文受邀讲述革命故事。“革命是很悲壮的，而我们作为革命后代，确实很光荣。”他动情地说，“讲述历史时，我自己都热血沸腾。要有这样的情感，才能讲好故事。”

为了完成父亲遗愿，符文组织募捐购买《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等红色书籍，捐赠给琼中、白沙、五指山等地的学校。有人质疑他想当网红，他坦然回应：“我不图钱，只想把父辈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他牵头成立万宁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将红色书籍送到万宁所有学校。看着孩子们认真阅读的模样，符文知道，自己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

父亲的抗战经历和这把军刀，同样深深影响着欧明富的人生。他坦言，父母的精神品格始终指引着他的成长。而这把军刀，不仅是思念的寄托，更是红色基因的载体。“把军刀献给纪念馆，让后代永远记得、永远传承。”他的话语朴实而坚定。

两把兵刃，从烽火中走来，在珍藏中沉淀，最终在捐赠中完成使命。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红色血脉永续流传的象征。在琼崖这片热土上，这样的传承仍在继续，历久弥新。

红色娘子军纪念馆工作人员将军刀放入展示柜。

欧道礼的残疾军人证书。  
本组图片由红色娘子军纪念馆提供

### 文博圈

在红色娘子军纪念馆的展厅里，两件文物静卧于柔和的光线中。一把刺刀，锈迹斑斑却锋芒犹存；一柄军刀，光泽褪去却历史厚重。它们的捐赠者——符文与欧明富，都是抗战先烈的后代。这两把兵刃背后，藏着相似的坚守，诉说着琼崖烽火岁月，传承着同样滚烫的红色血脉。

### 一笠千载，竹编新生

东坡笠非遗传承人冯增超：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



冯增超在编东坡笠。受访者供图

天还未亮，琼海阳江镇后岭村的一间工作室里早已亮起灯光。冯增超坐在竹制工作台前，手指翻飞，细细的竹篾在他手中逐渐勾勒出东坡笠的雏形。原来，不久前海口火山口景区向他订了10顶东坡笠和20把竹扇，交货期临近，他只能趁着天亮前加班赶工——白天还要给农民工学员上课。“还有好几所学校等着我去教孩子们编竹编呢！”他笑着说。

“我们家编东坡笠的手艺，算起来得有上百年了。”谈起与东坡笠的缘分，冯增超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童年。上世纪70年代的后岭村，几乎家家户户都靠编东坡笠维持生计。他的父亲冯辉天，更是当地有名的编笠匠人，手艺精湛到能把东坡笠卖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13岁那年，当别的孩子在村口嬉闹时，冯增超却总喜欢蹲在父亲身边，静静地看着他如何将一根竹子劈成细密的竹篾，再将竹篾编织成坚固耐用的笠帽。

高中毕业后，冯增超成了专职编笠人。“那时候花两个小时骑自行车到万宁龙滚镇赶集，60顶东坡笠早上9点前就能卖完，一顶能卖2.7元到4.7元。”他回忆道。东坡笠对海南农民来说不仅是遮阳挡雨的工具，更是生活的依靠——农忙时戴它下田，赶集时戴它出门，就连姑娘出嫁，嫁妆里也得摆上两顶崭新的东坡笠。

东坡笠的制作，远非外人眼中那般简单。冯增超详细解释道：“笠分两层，中间铺三片叶——两层葵叶，一层芭蕉叶。芭蕉叶在外，防雨防漏。”他从选竹开始讲述：“竹子要三年以上的，削成竹篾，用开水加盐煮二十分钟，晒两天，变黄了才能用。”传统的东坡笠需50厘米的竹篾，儿童款则仅20厘米，“市场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编笠的过程更匠于心。“先用竹圈定大小，竹篾交叉成六角星形，从顶编到底，最后用胶固定塔顶，铁丝扎边。”他边说边比画，仿佛手中正捻着竹丝。过去用藤编，如今用铁丝；过去以植物熬油涂面，如今改用光油，“不变的是手艺，变的是适应。”

“您去过哪些地方展示东坡笠？”面对这一问题，冯增超如数家珍：“上海、四川、北京清华美院……还有南海博物馆、省博物馆。”最令他难忘的，是参加清华大学BMW非遗研修班的经历。

“海南去了五人，黎锦三人、椰雕一人，我是竹编代表。”他的声音中带着自豪。结业作品《浮莲》惊艳全场——用竹编仿制莲叶，高低错落悬于空中，灯光下如夏夜荷塘，“现在它还收藏在清华美院。”他说。

东坡笠的功能，早已不止于遮阳避雨。冯增超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如今它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他举例道，2023年他编织的《竹情惬意》，以竹喻党，以编纹喻岁月，作品被《人民文学》杂志社收藏；红色娘子军题材的“红军斗笠”也成为热门纪念品。

2020年，在琼海市政府支持下，他的工作室正式落成。如今这里不仅是制作间，更是展示馆与课堂。

接下来，冯增超计划走进校园，教孩子们认识竹编，做简单编织，比如五角星等。“只要学校需要，我随时都能去——哪怕一个班只有几个孩子喜欢竹编，也是把手艺传下去了。”冯增超说。

看海南

## AI赋能国风音乐剧，《心安东坡》带来沉浸式宋“潮”体验

### 当苏轼遇见AI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11月8日，作为第三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开幕式演出，中国首部AI概念国风音乐剧《心安东坡》将在澄迈开启全球首演。这部剧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的设计？又会怎样呈现东坡形象？近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走进排练现场，提前探寻这部剧的独特之处。



演员们在排练《心安东坡》。海南省歌舞剧院供图

连日来，海南省歌舞剧院彩排厅里热度不减，演员们正昼夜不停打磨这部东坡大戏。他们手持铁锹、竹篮，肩扛竹杠，动作利落，生动还原出北宋年间海南乡亲为初到儋州的苏东坡父子搭建茅草屋的场景。

不同于传统历史题材音乐剧，《心安东坡》最大的亮点在于引入AI概念与穿越元素。剧中00后程序员“小灵”为优化“AI东坡”智能程序，意外穿越到北宋儋州，亲历苏东坡撰写《书传》《易传》《论语说》“海南三书”的艰辛历程，最终打造出“AI东坡”2.0升级版。这种创新设定，让千年东坡故事与当代科技碰撞出别样火花。

“大家关注AI概念，但我们并非用硬科技，而是让‘AI东坡’的剧情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饰演苏东坡的演员夏振凯解释，AI是载体，最重要的是让当代人理解东坡精神的过程，让“好好活着”“不负人生”的生命哲学更易被观众接受。

夏振凯透露，剧中《好好活着》唱段最让他动容，他说：“苏东坡一路被贬黄州、惠州、儋州，62岁到儋州时仍居无定所，却能在苦中作乐。比如儿子苏过挖来的山芋烤糊了，他却笑着说‘甜’，这‘甜’不是味道，是父子情，

更是他‘苦中寻乐’的人生态度。”

“注意群舞的配合，突出热情的氛围！”执行导演的指导声在彩排厅回荡，当天在排练厅里上演的“结茅”桥段，正是《心安东坡》中展现琼岛民风的经典片段。这段剧情还原了苏东坡被贬儋州后，因无屋可居，当地乡亲主动伸出援手，共同为其搭建茅草屋的历史场景。

饰演姜唐佐的演员祝颂皓，在“搭房”的队伍中时而持石锤、时而递竹篮，不时与乡亲互动。

“姜唐佐本身带点‘书呆子气’，所以我在表演时特意设计了‘反应慢半拍’的细节，这样才能让角色形象更鲜明。”祝颂皓说，剧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姜唐佐第一次见到苏东坡时的片段，“苏东坡是姜唐佐心中的‘超级偶像’，所以他见到东坡时又兴奋又紧张，甚至语无伦次地跪倒拜师，这个场景能直接体现他对老师的崇拜和对知识的渴望。”

除了创新与温情，戏剧冲突也是《心安东坡》的重要看点。剧中虚拟反派角色董才，改编自历史人物董必，经编剧加工后成为阻挠东坡的核心人物。

饰演董才的演员李想介绍，董才的角色定位清晰——阻挠苏东坡写“三书”、制墨，甚至将其从驿馆驱逐，

“他不是脸谱化的坏，而是带着追名逐利的动机，这样的冲突更真实。反派的存在，正是为了反衬东坡不为名利所困的境界。”

与董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正面角色昌化军军使张中。饰演张中的演员汤子星是海南籍歌手，汤子星对张中这个“清廉有骨气的好官”有着特殊的情感。

“张中习武出身却热爱文学，把苏东坡当成偶像，为了帮东坡甚至不惜去官，还在海南留了10个月陪伴他。”汤子星说，自己军人出身的经历，让他更能理解张中的刚毅。他透露，剧中张中与董才的冲突戏份尤为精彩，既有怒斥，还有肢体对抗，通过这样的角色设定，更能折射出苏东坡的人格魅力。

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音乐剧，该剧以原创流行音乐剧音乐为基调，融合宋式意境与海南元素，同时吸纳交响乐、儋州调声、电子乐、摇滚乐等多元音乐语言。

记者在现场切身感受到，剧中音乐格外“带感”：不仅有大量古风唱词与曲调，还创新运用诸多深受当代青年喜爱的前卫音乐创作手法，让东坡精神通过当代音乐创作形式，实现更鲜活的艺术传递。